

[法] 克里斯蒂娜·阿达默 著


by Christine Adamo

黄凌霞 译



Requiem  
pour  
un  
poisson

# 腔棘鱼安魂曲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腔棘鱼安魂曲



[法] 克里斯蒂娜·阿达默 著

by Christine Adamo

黄凌霞 译

Requiem

pour

un

poisson

Requiem pour un poisson, Christine Adamo  
Requiem pour un poisson © LIANA LEVI, 2005

**版贸核渝字(2006)第 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腔棘鱼安魂曲/[法]克里斯蒂娜·阿达默(Christine Adamo)著;  
黄凌霞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

书名原文:Requiem pour un poisson

ISBN 978-7-5366-9536-8

I.腔… II.①克… ②黄…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9612 号

**腔棘鱼安魂曲**

QIANGJIYU ANHUNQU


[法]克里斯蒂娜·阿达默 著

黄凌霞 译

---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廖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杨秀英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3 字数:320千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腔棘鱼安魂曲 目录

序 言 交错的时间：腔棘鱼，老人和死亡 /1

第一章 过去的时间：发现 /13

第二章 现在的时间：一扇通往过去之门 /29

第三章 过去的时间：旅行和泄密 /53

第四章 现在的时间：科努瓦耶，谋杀，

搬家和博物馆学 /79

第五章 过去的时间：相遇 /97

第六章 现在的时间：苦涩的圣诞节，屏幕上的鱼 /127

第七章 过去的时间：担忧 /143

第八章 过去的时间：捕鱼 /161

第九章 现在的时间：从西到东 /197

# 腔棘鱼之魂 田 目录

- 第十章 过去的时间：法国人 /213
- 第十一章 现在的时间：一名女记者，一名女广告制作人和一个美国男人……/233
- 第十二章 过去的时间：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始。/257
- 第十三章 现在的时间：古董商，矛盾和收缩 /281
- 第十四章 过去的时间：深渊的后代 /301
- 第十五章 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出生和死亡 /323
- 尾 声 未来的时间：没有结束的过去 /343
- 后 记 /355

**冉，1938年12月20日**

冉的嘴里有一股烟味，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早上他在闹钟响起之前就醒了，比他的生物钟也提前了。离日出还早，但是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布乐达号的旁边。然后，他就在领航室和船员舱位之间来回奔忙，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比如，收拾一个装饭菜的盆子，或者叠床被子。

然而，他并不习惯于浪费睡眠和时间。今天他并不比往常要急于出海。尤其是今天和往常一样，也是出海打鱼，这种与海洋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

同样的战斗每天也都发生在他与妻子尼娜之间。冉如痴如狂地爱着妻子……他什么都没有觉察，直到他看到妻子撩起自己的裙子，被一位英国画家征服，他才大吃一惊。这位画家是冲着非洲的悬崖峭壁、洁白的沙滩和绿草茵茵的山丘来的，他把别人的妻子也请进了自己的画里，直至请上了床。

尼娜在狂怒的冉面前辩驳说：“这样，你就不用在我和大海之间做选择了！”

说法虽然荒唐可笑，但是冉对大海的热爱却是毋庸置疑的。

布乐达号是冉的渔船，这是一艘理想的拖网船。虽然它已经航行了十五个春秋，发动机在长时间的消耗之后有点马力不足，

但是它什么都不怕。它既不怕鬼神，也不怕龙卷风；既不怕台风，也不怕海中的巨兽。它圆弧形的船体能经受住任何狂风巨浪。它身后拖着一张牢牢地拴在一个钢架子上的巨大的漏斗型渔网，渔网擦着海底的最深处前行。在渔网的帮助下，再和他的船员们能把所有从日出到日落出现在他们渔船行驶轨迹中的东西都打捞到甲板上……再的船员由六名成年水手和两名十五六岁的见习水手组成。船上的人晚上只轮换着睡几小时，然后就又迎来海上新的一天。他们总是在第三天才踏上归程，正好能赶上一周两次的在东伦敦举行的大集市。

### **腔棘鱼，1938年12月20日**

虽然它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但是有一段时间它没有被发现。因为那个时期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那个时候，有一大团燃烧着的炽热气体在宇宙中旋转。后来，这团气体冷却下来，内部成为液态，外面形成一个坚硬的外壳。接着新的星球上下起了雨。然后，火山爆发和闪电产生出了生命，比如，有生命的物质、核酸和蛋白质。

难道是这对于最初的海水的记忆让它变得如此小心翼翼？它的鼻子紧贴着海底，靠腹鳍来掌握平衡，随水流飘荡。哪怕是一点抖动，或是一丝信号，它都会张开它的大嘴。它现在也不比几百万年前它最初诞生的时候动作快多少。只是如今它在深海暗流中捕食的猎物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但是捕食并不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 **安德烈的日记，1997年8月12日**

今天早上，空气虽然比较清新，但我知道白天又将酷热难耐。在克洛德-贝尔纳街和费尔-阿-穆兰街的交叉处几米的地方，也就是小面包店门外停着一辆红色的克利俄，车的故障求援灯在不停闪烁。而且，这家小面包店是这里唯一吊起卷帘门，开始营业的商铺。就算是卖蔬菜水

果的小贩至少也要在一个小时之后才会摆出他们的货摊。

从面包店诱人的橱窗里，飘出一股令人垂涎的新出炉的面包香味。我在去古生物学与进化实验研究所之前还来不及吃早饭。我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完成。那么，吃羊角面包，还是巧克力面包？

医生已经明确地劝我不要再吃此类食物，但我想吃的愿望却总是那么强烈。当我想到在古生物学与进化实验研究所的小厨房的桌上摆着的那些我习惯于一口吞下，只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时，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我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就推开了面包店的门。一分钟之后，我从里面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不断散发出面包香气的纸袋，纸袋暖暖的，使我的手心很舒服。我加快了脚步，来到了桑歇尔大街。我踏在高低不平的路砖上，这种颠簸从脚一直传到背和大腿的肌肉。

我喜欢步行，虽然我已经七十岁了，但是步行会让我觉得我还能自如地控制我的身体。这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我顺着热窝弗洛伊-圣-伊莱尔大街的下坡走，到了居维尔街。在我的头顶上方，应该有人在做烤面包。烤面包的味道夹杂着咖啡的香气，扑面而来，弄得我的鼻子痒痒的。我又一次加快脚步。在我的眼前，想象中已经有一杯香浓而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一盘旺代的奶油圆球蛋糕浮在半空……

为什么是旺代的？许多年前，我总是只吃旺代的奶油圆球蛋糕。最后一次是和阿丽丝一起吃。

阿丽斯，她的乳房，她的大腿……她的离去。

热气腾腾的咖啡和松软的面包也随之飞走了。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到了熟悉的研究所门口，把钥匙塞进了锁孔里。研究所的正对面就是生物研究实验院，中间隔着朱西厄街。我又回想起不久前写给我的公证人的信。我试图仔细审查我写信的动机。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的这封信想要说些什么？“因为你永远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不能忘记我有一个家庭”？或者“我多么希望事情没有发生”？再或者“我想让你知道我的生活状况”？



我沿着宽宽的打了蜡的楼梯上到了二楼。在那里，在主要的储藏室后面，有几千个广口短颈瓶，瓶子里保存着几千具尸体或者尸体的一部分。经过现任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的办公室，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就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感觉每天在这里待的时间比在克洛维斯街我的小公寓的时间还要长。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了……

今天早上，我并没有在二楼停下来，而是沿着螺旋形的窄楼梯一直上到了三楼。为了打消出现在我头脑里的旺代的奶油圆球蛋糕和关于早餐的所有想象——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需要一杯香浓的咖啡。现在还不到早上七点。

### 冉，1938年12月20日

这天晚上，当冉正在底舱检查所有的渔网是否都系好的时候，第一个船员登上了船。紧接着，船员们纷纷上了船。月色朦胧，海浪拍打着船舷溅起朵朵银色的月牙形的浪花。冉启动了布乐达号的发动机，船向东北方向驶去。

水手们活跃在甲板上。离岸边越来越远，风也随之越来越大，月色逐渐明朗，仿佛是风赶走了混沌的夜色。海上波浪起伏。最年长的水手马蒂亚斯为大家端上了茶或是咖啡。这杯在半夜时分端上来的饮料是冉的主意，因为他想要。自从离开尼娜，今天早上，咖啡就已经发挥了一次作用，为他赶走了夜的阴暗和他嘴里的烟味。

风渐渐小了。海面晨曦初露，又是一个大晴天，这是捕鱼人梦寐以求的好天气。虽然今天会很热，但是船员们个个都本事超群，任何时候都是身手敏捷，给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付自如的印象，在海天之间，他们都是灵魂和身体的完美结合。

他们遇到了此行的第一群海鸥。今天又是能成吨地捕捞鱼类和贝类的一天，这些在市场上热卖的东西，行情正在看涨。这片海域将没有虎鲸，没有飓风，没有暗礁，这些偶尔都会遇到。

已经离岸边四十英里了。在船头，有一群宽度接近半米的金枪鱼。

这很不寻常。这些大鱼的鱼鳞把海水搅得上下翻腾。

拖网放下去了，海面的宁静被渔船发动机的轰鸣声和水手们捕获了大金枪鱼的欢呼声所打破。网第一次收起来，把里面的鱼都关进了死囚的监狱。水手们加快速度把渔网扯起来，他们喘着粗气，汗流浹背，捞上来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

随着收渔网的轮子一阵嘎吱嘎吱的响，渔网的底部又一次张开了。又有些金枪鱼游进了网中。这又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船接着转了半圈。渔网第二次收上来。紧接着，船转完了一圈，又第三次收网。白肚子的鱼在甲板上堆成一座小山，但是每次捕捞上来的鱼越来越少。再手握在船舷的栏杆上，迟疑了一下……需要换个地方。

往西边走是查朗那河的入海口。再犹豫不决。那里的海底全是细沙，水深大约七十米。有时，会在那里捕捞到深海鲨。它们被频繁的上升水流带离了它们的种群活动的地方，被这一带冰冷的海水逼迫得浮出水面……

### 腔棘鱼，1938年12月20日

腔棘鱼在自己的体内还保存着对最初的多细胞结构体的记忆吗？整个大陆是被这个独一无二而巨大无比的海洋包围着吗？然后陆地发生了分裂，接着出现了最早的无脊椎动物，也就是最早的无骨的鱼类？而腔棘鱼就是由最早的脊椎动物，即是最早的有骨头的鱼类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而来。

在进化过程中，大自然总是在不断地完善腔棘鱼身体的各项特殊机能。在岩穴的底部，海水深达三百米的地方，腔棘鱼听不见渔船的马达声。但是，它却能感觉得到。因为此时从海面上来的光线，穿过海水照射下来会有不同寻常的震动，虽然腔棘鱼并不能感受到这些光线，但它能感觉到这种光线的震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腔棘鱼准备先等等再出去觅食。它现在还饿着，昨天晚上的捕食活动并没有多大的收获。

## 安德烈的日记，1997年8月12日

古生物学与进化实验研究所的大楼是1920年建成的，楼内有数不清的储藏室和众多的微型实验室，位于三楼的小厨房无疑是整栋大楼里最被人频繁光顾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自从大楼建成完工至今，就再也没有考虑过对厨房进行修缮。

像往常一样，我一进厨房就在搁板上搜寻食物，搁板下面是一个淡黄色裂了缝的洗碗槽。增强肠胃蠕动功能的粗粮，无盐小饼干，用真空包装的磨碎的咖啡，装在密封活塞的瓶子里的蜂蜜、甜味剂、糖块。

我认识每一包食物的主人。费尔南是由研究所所长找来帮助我们准备食物的人，他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去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从此以后，厨房的食物准备得就很不成样子。

我此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漂亮的玛蒂娜，她擅长于写作各种类型的纷繁复杂的科学文章……但她有肠胃方面的毛病。还好，我买了巧克力面包。我把面包放进了她装食物的纸袋里。我把纸袋放到小厨房的桌子上之后，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几个月以来，我用来记录一些个人见解的小册子有了令人奇怪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小册子记录的内容已经混进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甚至在里面记载了对旺代的奶油圆球蛋糕的模糊的回忆！我不知道这将会带给我或是其他人什么样的影响。也许什么影响都没有。我是老糊涂？或者我需要讲述我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因为我至今还没能真正地做到？我需要贴近这样的生活，甚至是最平淡的生活？因为记这个还耽误了我退休后享受简朴的科学家的早餐……而我却无法摆脱。

## 关于安德烈，1997年8月12日

安德烈·达尔桑合上了小册子，把它放进他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然后锁上了抽屉，为了保密。他又回到了厨房。

他的胃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他开始做早饭，并没有留意到在搁板上方的金属滑窗关上了。这很不寻常，尤其是在这样的三伏天。

他先冲洗咖啡机，然后给咖啡机换上新的滤网，再往里面加入三量匙咖啡粉和一杯半的冷水，接着按下了红色的小钮。很快就听到水的咕嘟声。不到一分钟，一股曾在街上把他迷倒的醇香味充满了这间小屋。安德烈抬起头在搁架上的一堆粗粮旁边寻找一个没有缺口的咖啡杯。

正在这时，有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传来。老人于是停止了寻找，微微侧着头，想听得清楚一点。声音是从三楼的楼梯传来的。很奇怪，通常这个时候，连只猫都不会有。他听了半分钟，什么动静也没有。他怀疑是自己的幻觉。

安德烈把杯子放到咖啡机旁。当他正从一个雕花的铁盒子里取出一块方糖的时候，他的右侧突然被人袭击，脖子被重重打了一下。

他倒在了地上，就像一个服装模特被人放倒了。他此时闻到了一股异常熟悉的气味，当然和咖啡的香味无关。

当小厨房的门猛然关上的一瞬间，当黑夜在安德烈眼前降临的一瞬间，最后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旺代的奶油圆球蛋糕。

## 冉，1938年12月21日

往北走，就是南非的德班。再远一点，是绍得沃那湾，再往北就是莫桑比克了。船长早就想在那里撒网捕鱼了，因为当地的部落说在那里发现了非同一般的鱼。曾经给他当了十年大副的若舒阿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听绍得沃那湾一带的人说他是有很多儿女的人，但后来被海浪带走了，身后只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孤苦伶仃，由船员们轮流抚养。冉特别喜欢那个小男孩。很可爱，但有时也挺烦人。今天，离绍得沃那湾还有点远。几乎和到莫桑比克的距离一样，但是冉的船只是不能进入莫桑比克的。如果去莫桑比克，那将是一趟更远的行程，而且还需要一本葡萄牙的护照。

太阳落山了。冉在查朗那河入海口北边找到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海

湾。他们抛下了锚，准备在这里过夜。

早上五点，船长再次发动了渔船。马蒂亚斯在准备食物、茶、咖啡、小饼干。布乐达号开始往南驶去。海面依旧是波澜不惊。水手们将渔网放了下去。成群的海鸥，在渔船的上空盘旋。

突然，船尾的拖网架子震动了一下。大副吉米·霍华德赶紧跑过去。

“出了什么事？”

网还没有收完，但是却没有办法再往上收了。绞车在不停地抖动。肯定有什么东西。霍华德叫来了冉。

“哎！船长！快来看！我想我们网到了大家伙。”

冉关闭了船的发动机。几乎没有一丝风，海面非常平静。他跑到船尾，仔细察看还在水里没有收上来的网。

“是鲨鱼，船长？”

“有可能。也可能是大金枪鱼，或者海豚。你小心一点不要让它把网挣断了。这个大家伙可有劲呢。”

冉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鲨鱼。随着网渐渐收上来，渔船前面的水也开始翻腾起来。都是因为这条被困在渔网中的大家伙在做垂死挣扎。船长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恐惧。水手们也都忧心忡忡。当最年轻的实习水手巴恩在渔网带来的不断震颤中发出恐怖的尖叫时，冉生硬地命令他住嘴。

“别跟丫头似的，干活去！”

水手们镇定下来，开始一起收网。但是网很难收，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猎物太沉了，渔网就像一把锯子一样危险。需要把它抓住，整个拖出水面。一点一点地把网往上收，一点一点地把猎物拖上来。船一直在晃个不停。当水手们就快要把手物的一半扯出水面时，船的晃动突然加剧。水手们松了手。所有人都放开了网。只有另一名实习水手阿莫斯没有松手，他想抓住这个难抓的猎物，于是把手整个都放到网里。够不着。当整个猎物又重新突然落入水中，他的手指被夹在了网眼里，而那条鱼就在网里挣扎。他大叫起来。

鲜血飞溅而出。他拼命想从渔网中抽出手来，手指指骨已经被轧坏

了，但还没能从网中挣脱出来。他被网牵着往下坠。突然，在控制复滑车的冉还没能反应过来时，他一下子栽倒，掉进了正在网里做垂死挣扎的金枪鱼群中，接着就消失了。

水手们最终把渔网整个拉了起来，把网里的东西全倒在甲板上，这时他们发现了阿莫斯的遗体。垂死挣扎的金枪鱼已经把阿莫斯戳得稀烂，脸上、胸部和身体所有有肉的软组织都变成了一团不堪入目的稀泥。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露出了白骨，只有一点肉吊在上面。

抬走阿莫斯的尸体之后，在他的身下，一条巨大的鱼出现了。它像一个疯子一样在一群垂死的同类中奋力挣扎，生命力极其旺盛。

突然，就好像整条船上只有这一条鱼，大家都被它吸引住了。

这肯定不是金枪鱼，更不是鲨鱼、海豚、鲸鱼。它庞大的身躯，在阳光下闪着蓝色的光，从那么多鱼中脱颖而出，很是扎眼。

## 鱼，1938年12月20日

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捕获了很多猎物。为什么？因为它的捕食本领早已炉火纯青。

它属于硬骨鱼纲，即身体内有骨架，头颅有专门的头骨，它所属的种群是和鲨鱼、鳐鱼平行的……它属于总鳍类，这一类鱼有着粗壮的鱼鳍，头部分为两个部分，就像人类的胚胎。这类鱼已经穿越了很久远的时空。

然而，此时，它感觉生命受到了威胁。

四亿年前，它的同类遍布地球的整个海域。接着，地龙的祖先最先上了岸。接下来，是一些昆虫和甲壳动物。在这个时期，它是唯一有骨骼结构的生物。

现在，已经今非昔比。腔棘鱼捕食的那些猎物是进化中最近的也是最微小的一支。那么，为什么？

冉，1938年12月21日

大鱼在甲板上活蹦乱跳。巨大的鱼嘴开开合合，鱼尾的鳞片呈奇异的圆形，并横扫甲板上的其他鱼类、螯虾和龙虾，抽打着一切靠近它的东西。一段和它一起被捞上来的红珊瑚被它的迅猛一击，拍得粉碎。其中一块尖利的小碎片飞溅起来，刺中了吉米的脸。他立刻用手捂住脸。再看那块碎片，红色的珊瑚已经浸满红色的鲜血。船又摇晃了一下，巴恩被摔向船舱。血从他腿上汩汩地冒出来，穿透他被撕裂的裤子，就像有一把锥刀从他腿上划过。

冉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向这条大鱼靠近。他发现大鱼全身长满凹凸不平的鳞片，颤动着的鱼鳍就如同动物的四肢，它的目光已经呆滞了。大鱼突然向他的方向跳了一下，他赶紧后退。他以为大鱼又想跳回海里。然而没有，蓝色的大鱼好像平静下来，或许已经死了。冉探过身去，伸手想摸摸它，因为他强烈地想知道大鱼的体温是冷是热，就好像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名海员。正在这时，大鱼的身体突然蜷缩成弧形，扭过头，嘴张得难以置信的大，想要一下咬住船长的手。

冉立即站起身。

“好，我们回去。把所有的鱼都放进笼子。把阿莫斯抬进船舱。至于这条鱼，就让它死在甲板上吧，都别再靠近。”

他重新打燃发动机，渔船向着东伦敦港的方向前进。一群海鸥像一片云彩一样，跟随着他们的船。

这是一次奇怪的返航。除了天上的飞鸟在叽叽喳喳，天空万里无云，海面出奇的平静。气温开始升高。船员们各司其职，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靠近那条在甲板上垂死挣扎的大鱼，虽然它的摆动越来越微弱，但有时会突然蹦起老高。一个实习水手小声嘀咕：“它每蹦一下就像魔鬼自来给它挠了一下痒。好像它想要在最后关头逃脱死亡。”

在返航的四个小时中，蓝色的大鱼始终没有咽气，所有人都压低声音说话，如同即将为参加一个清早的海边葬礼而做准备。

## 关于安德烈，1997年8月12日

厨房的门再一次打开了。

有人打开了小窗的金属滑门。一只手打开了窗玻璃，冲刷洗净并擦干了咖啡杯和咖啡机。这只手稍微迟疑了一下，把杯子和咖啡机放到装有巧克力面包的纸袋上，随后，纸袋消失在浅褐色的大布袋里，放在一些已经把布袋撑得高高隆起的笔记本中间。这个布袋敞开着，孤零零地躺在达尔桑博士的办公桌上，带着最后的蛛丝马迹。

那一天，唯一听到达尔桑博士的高跟鞋在螺旋楼梯上发出声响的，是那些正好在小窗上方筑巢的麻雀。



## 波比，1938年12月22日

差不多已经是早上十点了，东伦敦已被灿烂的阳光照耀多时。在布法罗河——也被布须曼游牧民族叫做“伊嘎布！阿布！”和“水牛之地”——上，有唯一一座南非大型的港口城市，同时兼有河运和海运。

刚好一个世纪以前，1838年12月，“伊嘎布！阿布！”河的一条支流见证了祖鲁人的帝国在南非荷兰裔白人乌特克尔人的进攻下覆灭了。这条支流还因此得名“血河”……祖鲁人的鲜血。乌特克尔人将这一天定为他们永远庆祝的节日。

现在是1938年12月。一百年后。这一天，在仓库负责人杰克的收音机里，南非荷兰裔白人精神的继承者民族主义党派领袖马兰博士在发表一个针对这一节日的演讲。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白种人在此能受到保护的國家。我们应该拯救我们的文明——文化——让它与国内的所有民族紧密结合。”

马兰有点失真的声音在东伦敦的唯一一座木制码头上空回荡。在码头周围有几栋已经废弃了的白色和灰色的砖石建筑，在炎热的天气下，这些建筑正在一点点地坍塌。在港务监督长办公室后面和广场周围，市长种下的棕榈树正在慢慢地枯萎。在防止好事者从码头翻下去的铁栏杆